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元文類卷五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

閒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閒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㕍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豪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字廢盪荆棘埋没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雷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

而東旣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
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
高唐趙安世漸津張儆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及雲中孟
攀鱗太華郭時中鄠郊范文炳平陸員擇加以衣衾藏
之故穴益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
能自刻厲及游滹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饜

歛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歎賞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實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阿合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萬

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敷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磥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閹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顧交而弗之允者魯齋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

見先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艮齋棲遲蓬蓽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亮辨天府七星挽章于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

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
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
媲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没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
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
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
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
顯允矣門生户部尚書戎益礱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
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

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

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録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夭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捼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

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伏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埶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

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托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裔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

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温良恭儉讓

曾孫四元亞李德昌銘曰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

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

有槩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

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

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克捷

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宋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不絶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

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麟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益不勝書人視以為譜

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戎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債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密論切直使吾徒為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

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决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槖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益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

無之而卒亦無救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顧迓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黄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丈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忝秉江西

以修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殁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世常怱怱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按歴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録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孫一縷之脉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䰟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没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澂辭不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

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
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𨒪之宋三百年仁義之
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
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
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禄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
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希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
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㺚㺚

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縣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顛望見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千倍帥兵生力入分番迭鬭日昃戰未罷所殺已過當

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摽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唶唶獎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鈇

陂戰死壻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
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嘆齷齪儒弊精神事無
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
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㲼帥器
之妻以兄女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
屯光從屯黃䨇勝軍後𭪿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副其
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國
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

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鼠孫入蠻徼築建城堡化服羣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希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慮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益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衞大夫晅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
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
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
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
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髙
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
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從蘆瀝鹽
場同管勾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

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砬今將仕郎髙郵屯田提
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滎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懋曰
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
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彧允諱瓊君娶
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彦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
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
娶彌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
磨為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彌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

氏生子曰賢砬娶皇父氏生子曰茸榮娶丁氏生子曰
敏曰懋戀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
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彧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
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
娶李氏生子曰蒙曰誨諱興君以下葬于縣城郭西貫
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
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

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益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澗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絹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趍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曽大父公彦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

然歲止三十有七實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
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
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
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
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
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
余職教于兹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
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齓已若成人從鄉人賈

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
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益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
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
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
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讐
無豪忽殊異迺已歴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
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歴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歴積筭
為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

靡不研賾尤遂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覘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洊歉有窶人君為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為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汚未期以大父病

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
也朋友族婣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
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愼中饋
既娶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
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
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
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
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

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
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
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寛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
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督以治辦稱
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
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
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
宮天正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

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終有裕命數京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蹂宋蹫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説以辨博

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别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𨛦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説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纎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説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説哉有明其説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録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别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専以正益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馬君諱熈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諓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于句讀之末旨意斷絶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

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益篤信其書黙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倡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曽祖昪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歳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

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曁垣女一嫁王氏是歲葬槀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顧表於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

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
功與眞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
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
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王伯益墓表　　　　虞　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
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
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

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
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賛及
著哀詩哭之舉其孫廸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
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
本又謂集宜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
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嵗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
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賔坐側羣兒無
敢與並因勸其父恭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

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布呼穆公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于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宫扈肯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凌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兾一得遇待為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

師用槀中金不識記數及背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
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
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
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絶者當委身往游
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
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

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㮊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歛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得弱

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
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椁後極堅緻理其家
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
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　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
而歎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爲金者百數十
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

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捄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托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為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為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

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于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為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己成己修己克己成己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己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己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

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為讀而興歎者也克己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温皇子安西王召為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彦孚輔之兄癸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禄位獨輔晁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為御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甚君子有

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
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
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為得失哉
故為之銘銘曰氣蓋世兮處偏物邈無託兮久焉識眇
弱翰兮著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頡余庭
兮鞠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林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兮潤

流斯河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為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吏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厖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陛殿上上皇帝壽每大

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情博禮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幷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龐眉黃髮序列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繇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

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傜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罔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𣈆能為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

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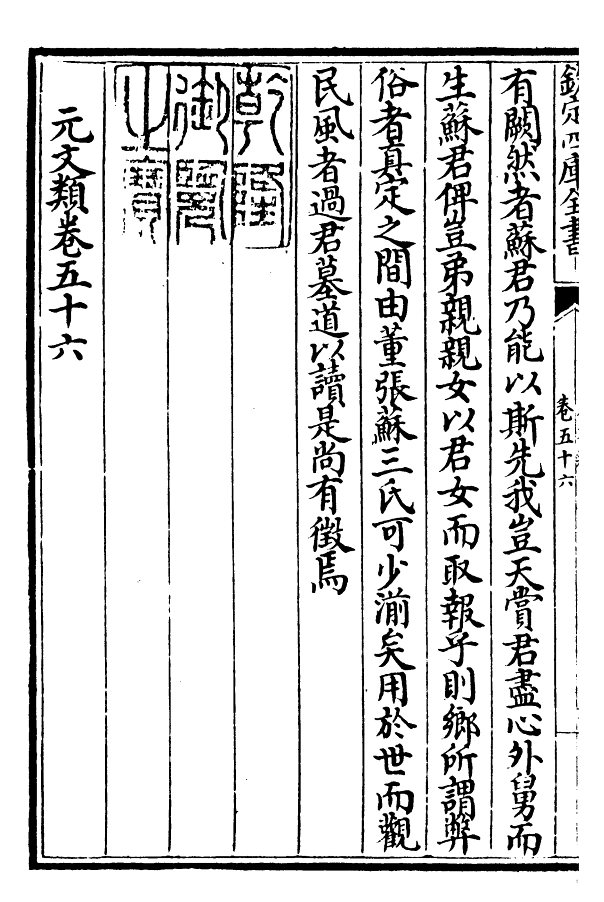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絶爲外舅買

妾冀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笥亡幾何外舅姑皆死
君夫婦鞠笥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笥力留同
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為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
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
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
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
適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曰蘇君持君事狀告
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產

宄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為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廹於孫子之愬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為我文以表其墓為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撮其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
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贅壻亦自不以我
為妻家骨肉張延賞韋皐猶爾矧餘人乎陽為翕熱
而陰相漠然者爭鬭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肉而
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為卒將以用其憤怨不平
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
入掌握可沒齒溫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
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

方以杭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
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
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筍而後知也然予
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埒京師富民張氏張亦
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
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
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嘗狀其事洎其餘
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



有願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其定之閒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元文類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八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俞成纕

元文類卷五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為通儒為良史為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為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

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汩没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才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為生材為難盡其材為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為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齎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為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孫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

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

為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為世

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托雲之七

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隆科生將軍國隱

國隱生太師赫嚕赫嚕生太師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大將

軍納喇納喇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

之考曰裕嚕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

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

青天行白雲者耶輿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隂陽方技之説厯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為時輩所推為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愯然敬之甞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廕補内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鋭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别以女直字傳

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胄子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

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

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

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

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

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

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

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説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

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歴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

之始年譔乙未元歴云自丁巳大明歴行正隆戊寅三
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歴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
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
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𦘕得中數
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
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為
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以公該洽
每以經史疑義為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

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為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為指解上之臣愚竊覩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為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為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

薄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為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為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為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為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

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
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
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
孰為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
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
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
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
詩文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

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録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為郡寛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譪然此州實抵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為之破産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

口授文移過為謙抑鹽官大為感悅前弊遂革尉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閒公疾稍平召為翰林侍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册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

朝大行於離宫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
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
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宫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
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為之先容卿其毋讓
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
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
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

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峄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雲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别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

皆亦不為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胷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為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為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

宗問侍臣海陵弑熈宗血濺於面靨及衣袖景仁何為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為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為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為史掾景仁以漢文為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

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為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孛特里先為漢王長史吏卒若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為先孛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

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旦暴得吐疾遂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息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探著

說益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
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
魏摶霄所撰墓銘為未盡欲裔轉運宇為之而不及也
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
謹受教乃為之銘曰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
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魏冠講虞
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為逢違所
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

嘗丘山萬牛債且僵顛以根閑待豫章緊國短脩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

以朝諸侯益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赫嚕赫嚕生太師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將軍納喇定遠生榮祿大夫興

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裕嚕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為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

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讐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讐君父耶

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詑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

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緑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

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刼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

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益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冐

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寳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益國

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

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

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

言皆禁絶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

而中使别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

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税商
税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
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
之乃奏立十路課税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
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説周
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
為然國朝之用文臣益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
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强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

事萬户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
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但
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
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
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
何必强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
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
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

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宣德路長官太傅拉哈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
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
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
然後聞奏中貴衮𥝈蘇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
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
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
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
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

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陜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𧟞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

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
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
避兵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
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
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
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
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
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

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益懼死耳若許以不

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户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隷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户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户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

公因奏括户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葢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

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三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廷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

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户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千六十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托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

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宫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
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
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藴絲五穀耳
非産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
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
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
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
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

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薩爾阿默色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葢宫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

殿召阿薩爾阿默色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
贜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
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
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
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
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
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
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

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責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呼圖克瑪勒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

為班超之言葢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
晩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
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
耶上悦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
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
年定課税所額每嵗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戸口滋息
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
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奬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

百計行間首引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鬬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為

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禄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帛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兎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絶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寃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

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溫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

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温都爾哈瑪爾奏
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
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
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
餘年固不負于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
其忤已亦以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
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
其親戚和林為之罷市絶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

不如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壟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隔絶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咸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闕曰希闕曰希闕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荅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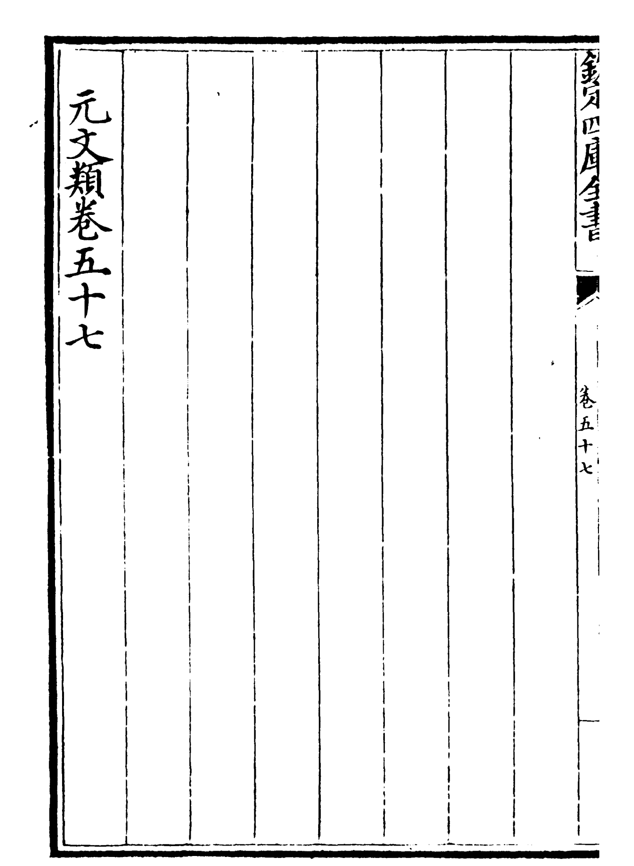
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温温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産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歷醫卜雜筭内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歷

益回鶻歷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歷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歷行于世既葬公七年左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絶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

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
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
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逐商尚
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
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
公令公維何代掌夔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
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

旋坤轉如再開闢内外疇洛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漁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羣雄圈豹檻虎賢㪍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榱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爍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累累蔽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

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
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
考哀榮終始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元文類卷五十七

元文類卷五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鐘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

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
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
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内立省部以杜絶政出
多門斜封墨勑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
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禄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
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
為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户均其
賦税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

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二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穆呼哩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頁爾為都元帥府君為刑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寖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

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命過燕都市繒幣爲北覲需既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凡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賫市幣之金買兵仗甲胄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

哈喇丹將兵三千為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
武仙又潜遣壯士入城匿大歷寺夜斬關為内應仙入
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槀城會
諸城軍與哈喇丹合軍攻仙走之哈喇丹怒民之從賊
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為賊驅脇何
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
樓櫓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剔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

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他郡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戸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為萬戸壬辰歲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破合荅軍于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兀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嚕噶齊薩齊蘇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北還薩齊蘇

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吕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宗師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為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為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

為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額里布格會戰實默圖上命丞相錫津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額里布格遁去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璮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走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栅過其侵軼使内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

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
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
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于己
者至元改元加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
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
六年上將有事于襄陽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賜白金
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
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鋭而守兵食有餘七年公以疾

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
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
以襄陽内附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
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巴延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
自襄陽水陸竝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
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父祖以來躬環甲胄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

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槃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恵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于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徳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蓍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于顔閒視富貴功名斂然退避若將有浼于已者此其藴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于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讐恥為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

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公姪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弈世忠勤有功于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噶齊州官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

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璮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為言公言于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為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拉克岱爾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拉克岱爾性苛刻乘勢横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淩辱以公耆德獨見寛假公進曰經略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嘗賴得釋者

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
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
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
為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
之内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為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
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槖中金贖之遣
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户府叅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
以委之又甞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

姓名鄉里即留置門下署萬户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間由是真定治效髙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為法者兩人之力為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哈塔氏穆延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

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户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

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

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

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

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

維開府公沉毅龐鴻超然異稟閒氣所鍾累朝尚武公

在戎旅把握韜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

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

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芑苴不行獄無敢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為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賷貫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櫜鞬十嘗八九其在鈞衡蹔而非久蹔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檝是依風雨震驚貫屋栟欂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孰佐時

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

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曽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曽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髪為僧先侍世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一千户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

驛傳銜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
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
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
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
克烏托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
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户十倍于是世
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
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

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鄉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

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

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

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巴哈莅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竝釋去人以為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

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為祭酒選貴冑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逹于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哈瑪特當國榷民鐵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㪚立宣慰司行户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訐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熾恣為不法慮

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

公奏復之自知為奸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

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

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

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歷成賜名曰授

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

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于京

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

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禄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冀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其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

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于東宮為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賡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

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粲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竝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數

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
剛其好賢樂善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
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已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
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
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
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敭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
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
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為善一事可行一

善可舉如梗茹在胷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摳衣嚮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强禦今已矣若公

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爾其雲從維我皇元肇

開五葉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逢掖徵詣公車平昔

所聞逢時樂攄大理之行武昌之役頼公一言民免鋒

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號饕擅權

害民蠧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氷則不可同退

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

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

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衔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温既歿其徒相與號静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凝休溢慶迺發于公壬辰之變静直君流寓燕

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餔通宵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捖摩磊砢而直廉稟而輝涵積摻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比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已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

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絶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閒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
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
聚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
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劘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
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
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
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

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殖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駴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

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
知今啓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
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
不可怵于怳數也㨗鏑館所塹垣栫棘嚴吏訶闇夜士
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
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
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
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逺矣衆服其言亦
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
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
禮歸公閒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
睠隱其瘁于廑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
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
宋也内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

逵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

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静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已者雖細恵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薫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隨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絀丕抑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既多乎捐畀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寘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

雖走卒牧竪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
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紹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驂
乘濂伊猟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豬孰植其滋孰分
其歎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
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逹迺睠南顧
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
斬操觚榮觀幽覊删述昕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

令者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耆龜清廟宗彜不既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誌之

元文類卷五十八